

# 七个小孩

(匈牙利短篇小說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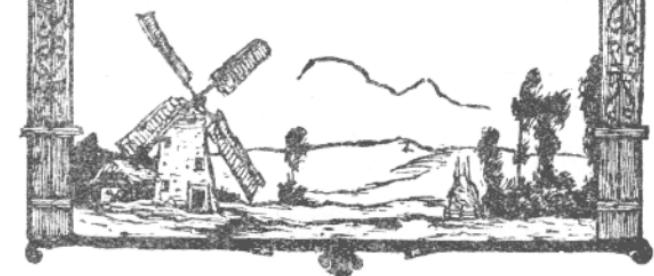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# 七个小钱

(匈牙利小説集)

阿·克拉斯諾娃俄譯  
于 中 譯



恩·卡里塔木刻

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
# РАССКАЗЫ ВЕНГЕ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

Детгиз 1955

## 七个小錢

費舍茲·馬拉 賴格多德·馬爾茲著  
阿·克拉斯諾娃 俄譯  
于 中霖  
魏君森校訂  
恩·卡里塔木勤

\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 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4 号

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號：譯0219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版 1/28 印張 1 13/14 字數 30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定价(3) 0.16 元

## 譯 者 序

這本書里講的故事，发生在旧匈牙利，說這些故事的，都是旧匈牙利的著名作家。

你們都知道匈牙利吧？它位在东欧中部，是一個美丽的國家。它的人民勤勞而勇敢，四百年來，一直和殘暴的專制統治以及外國侵略者進行頑強的斗争。早在公元十世紀末，匈牙利農民就開始了不斷的起義，反抗殘暴的貴族和地主。在中世紀日益強盛起來的土耳其，更以血腥的侵略，加深匈牙利人民的痛苦。到了十六世紀初，被徵為國民軍去參加反對土耳其的十字軍遠征的農民，爆發了全匈牙利的起義。起義領袖是國民軍總司令多熱。起義者稱為“庫羅茨”。這次起義雖然失敗，但是人民的反抗沒有停止。從此以後，所有起義的農民都統稱為“庫羅茨”。這就是書中常常提到的光榮稱號“庫羅茨”的來由。

十六世紀中葉，匈牙利的東部落在土耳其手中，西部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占領。1604年，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，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壓迫和宗教壓迫。一百年以後，在英勇的菲倫茨·拉柯齊領導之下，爆發了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，反抗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與奥地利相勾結的匈牙利貴族。起義在1711年被殘酷地鎮壓下去，但是英勇的匈

匈牙利人民决不屈服，約在一百年以后，爆发了 1848—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和解放战争。这次轟轟烈烈的革命虽然因沙皇的干涉而失败，但是匈牙利人民的英雄事迹，震动了全世界。

四百年来的匈牙利历史，就是人民用血泪写成的史詩。这里面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啊！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，倔强的小牧童救助了拉柯齐的起义軍；大胆无畏的小理发师吓退了土耳其侵略者；而在火爐大王中談到的，则是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的情形：一个普通漁民的孩子，为了保护一个逃亡的民族解放军軍官，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

处在外国侵略以及專制統治双重压迫下的匈牙利人民，过着困苦的生活，但是他們乐观、勇敢。書中的另外几篇故事就描写了貴族、地主的贪婪、无耻，以及人民的高貴、善良。齐格夢德·馬里茲的七个銭就是一篇非常朴素而深刻的故事。他写一个工人的妻子，为了湊錢买一块肥皂，化了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寻找七个小銭。她一面找，一面笑，結果吐血了。在她的笑声里，滴着血；她吐着血，还笑。

这些故事，譯自俄文版匈牙利作家短篇小說集，全書大部已譯出。只有乔苗尔基尼的小燕子和費爾兩篇，已先出了單行本，書名叫小燕子，沒有收在这个集子里。

于之 1957 年初夏

## 目 录

譯者序 .....	1
費令茲·馬拉 著	
小战士 .....	1
火爐大王 .....	8
小理髮師 .....	15
三个馬季 .....	20
齊格夢德·馬里茲 著	
七个小錢 .....	25
二月天气,夏天在哪里? .....	32
真不懂你們这些人 .....	43



費令茲·馬拉

## 小 战 士

拉柯齐和他手下那些英勇的庫罗茨〔注一〕猛攻阿里城的西蓋德古堡，已經有三个星期了。那时这座古堡落在拉班茨〔注二〕手中。他們攻破了古堡，留駐在城里，給城里居民帶來很大苦難。这帮心中无家无国的地痞流氓造成的灾害，就是在土耳其伊斯蘭教徒統治时期都比不上。他們时时从古堡里出击，向沒有任何罪过的阿尔費爾德居民勒索貢品。他們搶掠，放火。等到人們拿起武器来反抗时，他們已經躲在西蓋德古堡里享受別

---

〔注一〕早在 1514 年，匈牙利各族农民在乔奇·多热领导下发动了农 民起义，攻打封建城堡領主的起义者称为庫罗茨。后来，匈牙利人民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断地起义战斗，參加起义的人統称为庫罗茨。

〔注二〕拉班茨是反对庫罗茨的匈牙利帝国的军队。

人的財物了。

阿尔費尔德城的匈牙利人派人到維爾霍維納去見拉柯齐請求帮助。派去的人向他請求說：“把我們从这些坏种手里救出来吧！”

貝尔契尼(注一)特別支持派来的人。

“对呀，对呀，首領！”他跟拉柯齐說，“得把那些黃蜂从西蓋德堡里熏出来。他們已經吃饱咱們光荣的匈牙利人的蜜汁了。”

庫罗茨軍队便包围了西蓋德堡。堡壘很坚固，那些拉班茨又在里面死守，因此圍攻了好久。敌人当然不困难，提薩河(注二)的对岸給他們秘密地送来了牲口、小麦和草料。

这还不算是最坏的——更糟糕的是拉柯齐病倒了。他中了提薩河邊沼地的瘴气，既发高燒，又打摆子，軍医們直搖头，沒有办法。庫罗茨們都提心吊胆，斗志消沉。要是拉柯齐死去，虽然爭得了全世界，又有什麼意义呢？

庫罗茨軍营里充滿愁苦的气氛，再也听不見武器的声响、快乐的歌唱和热烈的爭論。全营健儿都默默地閑着，鮑鏘將軍把自己的紅天鵝絨帽子扔在地上說：

“沒有了拉柯齐，生命的价值就抵不上一撮鼻烟！”

一天早晨，就在拉柯齐的大帳篷前，发出一片响亮的笑声。

(注一) 貝尔契尼是拉柯齐二世起义軍的統帥，深受人民愛戴。

(注二) 提薩河是多瑙河左岸的最大支流。

拉柯齐多么惊奇！只听得空地上傳来一个尖細嗓音，这嗓音发得越高，庫罗茨們笑得越响。“他們在那儿乐什么呀？”拉柯齐想，就派了个尉官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有个小牧猪人一心要見你，”尉官忍住了笑报告。他那兩撇下垂的胡須，活象烏鵲的翅膀，老是在抖动。

“讓他进来！”拉柯齐吩咐說。

庫罗茨隊長們拥着那小牧猪人走进帳篷。他合着瘦小的双手，跪在領袖座前。

“孩子，你要什么？”

孩子勇敢地抬起头髮蓬松的大腦袋，直瞧着拉柯齐的眼睛說：

“我要当战士。讓我参加庫罗茨的队伍吧！”

周圍又哄起一阵笑声，連拉柯齐听到瘦孩子嘴里吐出这样的话，也微微笑了。他亲热地摸了摸孩子蓬乱的头髮，說：

“孩子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伊列士。”

“伊列士，好孩子，你当战士还太小呐。”

“拉班茨会把你塞进褲袋里去的，”貝爾契尼嘲弄他。

“我可要一口吃掉一个人！”肩膀狭小的瘦孩子紅了臉，嚷起來說，接着驕傲地昂起头来发怒地喊。

庫罗茨們笑得更厉害了，有些人甚至揩着笑出来的眼泪。

“我的爸爸也是个軍人，是被奧地利人砍死的。我要当战

士，为父亲报仇，”小牧猪人固执地说。

拉柯齐对民兵做个手势，说：

“把钉子上那根狼牙棒拿下来，瞧这小孩儿能不能举起它。你该知道，孩子，当个库罗茨得强壮才行。”

伊列士双手握住沉重的大棒，使劲地一拉，只听得他细弱的腰部有什么东西喀吱一响。这个可憐的孩子，臉色白得象紙，滿面羞慚，双膝跪了下来。然后，他轉过身子，默默地走出帳篷。站崗的民兵們在他背后喊：

“嗨，库罗茨，拉柯齐沒有委派你当上校嗎？”

可是伊列士在万分悲痛中什么也沒听到，什么也沒看見。他把破帽子低低地拉到腦門上，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去。他鑽进馬李河边沙沙发响的蘆葦叢里，那儿是狼和水鳥藏身的偏僻地方。小猪是不是会走掉，在他已經是反正一样的了，因为这个小牧猪人有一个念头——要向某个地方走去。他在蘆葦叢里愈走愈深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，希望勇敢的库罗茨会叫他回去。

但是，库罗茨的营房已經远远地落在后边了。只是偶而有一把軍刀在阳光中闪闪发光。拉柯齐营帳上的綢旗象一只发怒的老鷹，高高地在拉柯齐营帳上飄揚。連那面旗也仿佛不招呼伊列士，而是在赶走他，好象在說：“瘦小的牧猪童，回到小猪那兒去吧！库罗茨的战士是必須身强力壯的。”

孩子心里很难受。他又向蘆葦叢里更深的地方鑽去。他把破皮襖鋪在一个土墩上，疲乏地躺下。田鳧在哼着，小鷗在叫

着，在他的头上盤繞：

“伊列士哭啦，伊列士哭啦，伊列士哭啦！”

“我的小鳥兒，我不是無緣無故哭的，”孩子說着，叹了一口气，閉上激动得发燒的眼睛。

蘆葦亲切地弯下身子，悉悉索索地响着，輕輕地拂撫这个小牧人，直到他睡去。他夢見自己揮舞着雪亮的馬刀，砍杀拉班茨，夺到了敌人的軍旗。战斗胜利后，庫罗茨們用手把他抬起来，在响亮的欢呼声中，走遍所有的营房：

“小庫罗茨万岁！”

这場美夢很長。当他被不知是誰的声音惊醒时，那金黃的小船——月亮，已經在天空里漂游了。他惊惶地抬起身子听。

“可是朋友，你明白，”蘆葦后面一个低嗓子嘎嘎地說，“到明天这个时候，庫罗茨王国的軍队便一个不剩了。我們一定把他們連兵帶將杀得一敗涂地。”

伊列士背上直发冷。“不是在做惡夢嗎？”孩子一面想，一面輕輕地爬过去。他从蘆葦里望見一小块空地，那儿有兩個軍人在談話。其中一个是常見的西盖德古堡中的奥地利軍官。另一个又高又壯的小伙子也是拉班茨；正是他用那种低嗓子在說話。

“今天，我們一万个勇士要在貝奇过夜。他們明天早晨会到达这儿，躲藏在蘆葦中休息，等太白星升起，正在熟睡中的庫罗茨們的軍营就要被包圍起来。那时候我們从堡壘中冲出去，拉柯齐的軍队就会遭受兩面夾攻了。”

“那么，說定了，”奥地利人說，“我今天还得帶着这好消息溜回古堡中去。等一等，站住，蘆葦里好象有悉悉索索的声音。”

“这是狐狸或者小獾吧，”另一个揮手叫他走，可还是用長刀向密密的蘆葦刺了几下說，“瞧啊，刺中了什么东西了？刀尖上有血哩！好，是它活該！”

馬刀刺进了孩子的胸膛，正当心臟上面一点儿。但是他吓得連痛也不覺得了。他用小手按住伤口，緊張地听着。但是只傳来一陣馬蹄声。这声音漸漸远去，拉班茨們消失了。孩子这时候才醒悟过来。

“仗還沒有打，就挂彩啦，”他喘着气痛苦地說，接着就倒在蘆葦叢里。

他張大眼睛，注視着滿布星星的天空，心却飞向拉柯齐的營地。要是拉柯齐受到襲击，可怎么得了！哎呀，要是庫罗茨們被打敗了，可怎么得了！

孩子艰难地掙扎起来，但是沒走动几步，就跌倒了。他用冰涼的河水擦了擦脖子和发燒的伤口，重新向前走去。要報告拉柯齐去，要救庫罗茨們！

他走十步就得停一停，聚起精力再走。伤口在发燒，嗓子干得很，腦袋发昏。等伊列士到达庫罗茨的營地，太阳已經爬上树梢。这时他又倒了下去。

“瞧，瞧，小庫罗茨回来啦，”巡邏兵喊。“怎么样，你一夜里总抓到个把拉班茨了吧？”

“帶我去見領袖，”孩子喃喃地說。

勇士們这时才惊慌地發現他胸前那个深深的伤口。他們用手把孩子抬到拉柯齐的大帳篷里去。孩子臉色白得象紙。当他被安置在床上后，他几乎已經沒有力气把蘆葦里听到的低声說一遍。

“我的主，我的領袖，救救你自己吧！”这是他最後的話。这以后，他閉上眼睛長眠了。

拉柯齐含着眼泪，摘下自己的軍刀，放在孩子的尸体旁边，說：

“我可憐的小战士，英雄中的英雄！”

这个小庫罗茨按照軍礼安葬，他的夢想實現了。庫罗茨們啜泣着，把棺材抬在肩上，走遍所有的營帳。鼓声咚咚地响，勇士們向他致敬：

“小庫罗茨万岁！”

到了中午，拉班茨們果真来了，他們待在馬齐河岸旁的蘆葦叢里休息，但是这次休息后就永远爬不起来了。庫罗茨們出其不意地襲击了他們；想偷襲別人的拉班茨們反而中了別人的暗計。

貝尔契尼亲手把夺来的軍旗鋪在小庫罗茨的坟墓上。伊列士躺在軍旗底下，冰冷的手紧握着拉柯齐的軍刀，想必在坟墓里看見了庫罗茨們的凱旋。



費令茲·馬拉

## 火 爐 大 王

这个故事，我听父亲講了不止一次，現在講給你們听听。每当收割后，在美丽的月夜里，我們在打谷場上总是講起火爐大王；而在漫長的冬夜里，当凶野的风呼号着扑打我家的蘆草屋頂时，我最爱听的，就是关于火爐大王的事了。我已經把他的故事默記在心，現在我原封不动地一字一句地講吧！

解放战争那年<sup>(注一)</sup>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常常跑到杂貨店老板那儿买麦芽糖吃。“有什么吩咐？”他問，还說想把我塞到口袋里去。我人虽小，胆子却很大。那时候我已經算是柯舒特<sup>(注二)</sup>的士兵啦！这是真的！我还不是普通的士兵，而是有一顆金星的將軍哩——我爸爸是皮毛匠，他为我用皮革雕了这顆星。

村里所有的人，只要手脚能使唤的，都去参加民族解放军了。家里只剩下些小孩子。不管我們怎样恳請和哀求，他們总不帶我們去，都說，这是战争，不是打着玩儿的，不是用糖果射击的。

我可不是傻瓜。我和同伴們商量好，只要村子里哪一家住着和我們同样年齡的孩童，我們便去叫門：

“起来，少年！起来，匈牙利人！到戰場上去吧，鼓手們！柯舒特命令轉告你們，他正缺少作战的人。”

等我們走到村头，已經集合起整整一百个人了。我自命为將軍，把战士編成战斗队形。我的士兵都是火一般燃燒的孩子，只要看他們一眼，就叫人从心里喜欢。只是有一件事太糟糕：敌人哪儿都找不到。我真发愁，我真悲伤。忽然，我的一个隊長奔来報告：

“报告將軍大人，只有巴尔科一人不到。”

我立刻騎上自己的竹杖馬，帶了三个兵士向巴尔科家飞快地駛去。他的屋子很矮，我虽然沒下馬，头也会碰到門框上。巴尔科的媽媽是个穷苦的女人，靠剪羊毛过活。她正在門口几只羊旁边忙着。我們輕輕地跳到她跟前，她惊慌地放下了剪刀問：

“孩子們，來干嗎？”

---

(注一) 这里是指匈牙利 1848—1849 年的民族解放战争。

(注二) 柯舒特·柴奧士 (1802—1894) 是 1848—1849 年匈牙利革命領袖之一。

“嬌嬌，我們找尋軍隊所需要的少年，是来找一个名叫巴爾科的。”

巴爾科却在屋角里，躺在火爐背后一件旧的皮大衣上面，埋头看一本破爛的大書。他听到我們來，慌張地抬起头髮蓬乱的腦袋。

“巴爾科，當兵去。我們的軍隊駐扎在村头，就是找不到你。”

“我不爱玩当兵的游戏，”巴爾科不情願地回答說。

“这不是游戏。我們把奧地利人丢到火爐里見閻王去。”

這樣說还是不管用！巴爾科把臉轉向牆壁，把头縮进大衣中，囁嚅着：

“不去，我當兵還小呐！我还是在这儿火爐背后讀米克洛什·托爾季傳〔注〕的好。”

我的駿馬已經忍不住跑开了，我一面奔馳一面喊：

“做你的好夢吧！你這個火爐大王！我也不要你給我的战士丟臉，躺在你的火爐上吧！”

巴爾科是个瘦弱的小孩子，老是捧了書本坐着，从不參加我們的游戏。好吧，少了个他也无所谓，我們一样去作战！我們飞快地跳进柳林中，使得有些柳树，大概到今天还長不出新芽来；吓得沙岸上的那些金花鼠，大概至今还在拚命地乱跑，怎么也不停止。沒有一个奧地利人会象这些可憐的金花鼠一样匆忙地逃命。

〔注〕 米克洛什·托爾季是匈牙利傳說中的英雄。

那一年，我們就愛玩打仗的遊戲，從來不厭倦。一天，我們打了一場大仗後，疲乏地走回家去，忽然碰見了那個火爐大王。他從磨坊背一袋糧回家，瘦小的身体被沉重的麻袋壓得彎彎的。噢，那可憐的孩子見了我們真害怕，但是無路可逃。我們象老鷹抓小鴿子似地向他撲去，一面慶幸着：這個不常出來的敵人終於落到我們手中了。

“站住，火爐大王！給你瞧瞧匈牙利民族解放軍的厉害！”

那倒霉的孩子丟下肩上的麻袋，用天藍色的大眼睛，无可奈何地死瞪着我們。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輕易地得勝過！不幸的巴爾科乖乖地站在那裡，讓我們每人在他背上揍几拳。等我們撤野以後，他用外套的袖子擦掉眼淚，抗起麻袋回家了。他進了自家門口，才嚷着說：

“等着瞧吧，我要報仇！”

可是，唉，可憐的巴爾科好久不敢到街上去。當他和我們重歸和好時，匈牙利民族解放軍的光榮結束了。奧地利人統治着全國，可憐的匈牙利軍人到處躲藏。

有一個匈牙利民族解放軍軍官，躲在我們村里。應該說，他選了个好地方。這個蘆葦叢中荒涼的小村有誰會知道呢？本來嘛，誰和我們住一起，就几乎是活埋在這兒了。怪不得那軍官選中這個小村庄。

敵人把他找哇找，腳底都磨穿了，可是誰也沒有想找到我們這兒來。而且，那個逃亡者已經脫下漂亮的軍官制服，換上農民